九華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九

館閣策

宋 員興宗 撰

夫世所謂王民者聖人有以擅焉非聖人之私志也三代之英君誼辟蓋三代之英務身以道修道以教教出於身者加于民而復乎本何以謂之本入事親出事君是也何以謂之教事親孝事君廉是也教本既立天下

雖有高世之智絶倫之勇難角之技亦無得而加焉誠以此道素立此教素具故也雖三代之英尤曰未也恐教意之無漸也故我之訓治命族師書其孝弟閭胥書其敬敏州長書其德行恐教意之未徹也故我之用人自升於家而後鄉自升於鄉而後國恐教意之未成也故我之士至於小臣有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三代之英教意惓惓如此其至也少則習焉長則安焉彼為孝則盡子道彼為廡則盡臣道兩者備矣然後人倫正人

倫正然後百行正百行正則遠近胥化莫有不出於正
矣此其所以為治也當是時雖不以孝設科孝在其中
矣雖不以廉設科廉在其中矣傳曰入則視王膳出則
輔王化周公其人也周公知敬其親者乃知敬其身者
也天下化周公之風六行之教三物之實天下盡歸孝
之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出恭入敬非獨周公也人
人而師周公也傳曰一介不取一介不予伯夷其人也
天下化伯夷之風薄夫不貪鄙夫益敦天下盡稽廉之

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知取知予非獨伯夷也人人而師伯夷也夫以人人而師周公人人而師伯夷三代之士孝亦安行也廉亦安行也亦既有所本矣非惟二臣為然也大戴記曰文王内觀民務父子觀其孝慈壯觀廉潔勝其私也淵源以是風俗烏得不厚冠紳烏得不正教本之行信可志也逮夫周道世衰南陔之義日以戲北風之思日以忘所可道者皆言之醜也列國豪士脫於父母之懷趨於名利之域去親者類亡其親甚

乎弓人之忘其弓也行行然恣於繩墨之外不仕於齊則官於楚不嚙其母臂而去衛則射其父命而奔吳其心如此其事如此其孝安在哉至於白華之作則欲為蔽伐檀之刺則貪為蔽且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愚不知當時士大夫何以自名也觀其動結駟聯鞅之徒舒埤闒談天之舌使是身之靡於利猶衆草之靡於風揚揚然昌於貨賄之塗盜金則不恐盜帛則不愧不一見而望賜辟則再見而望上卿其心如此其節如此其廉安

在哉且列國去三代至不遠也大夫士至不竭也亦何繆戾而至於是是其不逮之甚也大抵天下之士莫不有性亦莫不有情情非制度則不節性非教化則不成教成矣其孝無有不立制節矣其廉無有不具愚未聞水寒而氷不寒表端而影不端上善而下不善也彼三代如此而列國亡此是以如此其異也茍能益充其道益開其途篤行不難招三代不難及至治不難復事在彊勉而已矣恭惟國家歷聖相授繼繼承承政所先者

教教所因者本是以二百年餘薄海內外至於不令而
行不言而化豈盡憑三尺哉勸導雍容之力也在太祖
時則有若王昭素以德行名在太宗時則有若劉温叟
以至孝顯在真宗仁宗之世种放李用章之徒載毋授
徒奉親偕隱俱見錄用若旌清介之吏嚴貪墨之禁祖
宗號令無歲無之民德歸厚有自來矣今主上躬於舜
孝以風四方參以周教同符三代上稽祖宗之意外可
在列之請察廉之詔分明懇切執事推廣上意詢以孝

廉之設興何所成廢何所由愚謂自周而下歷漢至唐欲觀一世之治亂當察是科之興廢治莫不興興必有所成也亂莫不廢廢必有所由也桓公之為齊區區之國耳嘗以得士為悅非以齊為悅也正月之吉布令於鄉桓公親問焉曰子之鄉有慈孝父母發聞閭里者有則必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子之鄉有廉謹論慈使民以勸者有則必以升有而不以升謂之亡選桓公之伯雖非一事求伯之始莫大於此是尚孝廉之本旨

舉是以此科一設賢才輩出此則興之所以成也至於
和順之後流為魏晉之末文制雖存不辨名實不嚴格
法才者不得進行者不得伸選用混雜衆多輕進當時
之謗者曰舉孝廉濁如泥夫水至潔而清泥至濁而汙
令指孝廉諸公並於汙濁之物衣冠之道一旦化此甚
可悲也故因循至唐楊綰有議旋舉旋停建中有令一
議一寢慮有此弊豈獨罷於章帝哉此則廢之所由也
執事又謂前世之君其為孰得夫教者士民之基也人

情者聖王之田也基厚則田不薄矣矯人情而教之則無往而當順人情而導之則無往而不當人情莫不欲事親聖人必有以勉之莫不欲事君聖人必有以勸之世有弗孝弗廉者豈其心之所欲哉流於習而不自知也既不自謹其習則猖狂於家汙墨於吏令有人焉陰抵是過或人以古之孝廉者語曰彼人也汝亦人也彼能廉而汝不能也彼躬孝而汝不躬也曷若格汝之織習而效古人矣乎聞者於此不赧然見於面則勃然見

於色矣何者弗孝弗廉之名天下之所共避也聖人是以敦其教意而起其愧心使天下庸庸之士知愛其親常甚於愛孝之名知尊其君常甚於尊廉之實則凡被德教者家曽子而户儀休矣此前世之君所以經心也觀漢之詔令丁寧郡國砥礪多士不舉孝者為不奉詔不察廉者為不勝任勸善之意切矣宜乎温舒之才王吉之諫京房之術師丹之議寛饒之勇於是出焉漢之得人雖以數路此路最精也是前世之君設科之有得

者也若夫論事之臣則黄瓊增置四科之説賈至庠序
推選之説亦宜在所擇也議者又病率以口則恐其遴
限以年則恐其拘課牋奏則恐其煩專儒雅則恐其偏
如是皆慮之深者也且人才之不齊猶地産之不齊也
地之所産彼有則此無此豐則彼殺善治賦者辨其土
宜因其所産責其所賦則地力不窮矣今漢取孝廉乃
欲計其口而取士是猶欲混其地而責産也豈理也哉
自郡國口二十萬歲舉其一邊郡口一十萬亦舉其一

總之百萬則歲舉五人邊郡又少加焉是則丁鴻之說
也鴻陋於識故昧於詞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
下豈遽無人乎乃欲計口百萬而進五士二十萬而進
一士何其狹也此率口之議似未可用也傳曰少成若
天性人少而成也則是天與之也驥之生也墮地則馳
鷹之生也暴翼則飛彼物之神駿歲月有不待也觀左
雄之議廼欲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甚矣雄之陋也可以
人而不如鷹驥乎當時胡廣之論從而非之郭虔之奏

從而排之以為選舉當不拘年任才當不拘制甘奇著
用不待强仕也終賈揚聲亦在弱冠也足以箴雄之膏
肓矣不然則終徇雄議計析毫釐上下顧望年齒參差
士亦淪棄愚恐項槖不得為聖師顏回不得為聖友矣
此限年之制似未可用也志曰身教者從言教者違常
人之情溺於所愛憚於所難文辭者衆所共愛德義者
士所最難是以古人於此權其難易信以取人虛辭無
實未必用樸詞當理未必違託儒自飾未必智木强有

守未必愚觀其幾微惟善所善故真孝無所隱真廉無所遁上下無所憾矣愚謂文吏課牋奏之説有不必課也恐長虛詞故也儒雅專誦習之説有不必專也恐溺虛名故也茍若好夸斂譽之徒屑屑牋奏誦習之間求之輕浮聽之失實尚其辭則或遺其可重之行違其行則或舉其可棄之人取士如斯竟亦何賴胡廣曰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張衡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兩人之意所謂崇本以抑末蓋欲先示人以不可

欺之行則舉者亦不敢為自欺之人其待漢士最不淺矣彼兩人非以口舌為能者也此儒術戔奏似亦未可專用夫以四者俱未可用若治世欲伸而行之莫若反本而示之使之行在言前識在令外足矣或者難曰治世不以道便國不法古一張一弛與時宜之一損一益與世通之井田肉刑此周制也漢不能行者非不欲行也勢不可也夫漢已不可行周制後世乃欲行漢制乎故取士之法自辟舉而為孝廉自孝廉而更四科自四

科而更中正自中正而更門第自門第而更進士自進士而增諸科名非一也利亦非一又何古之拘況又豪俊之士才滿天下尚多有人晉所舉者或子或讐齊所舉者或販或盜范文子所用七十家者皆貧賤而居凭庫者也若一依是科然後選舉此曹將安所歸不知豪智之姿能執筆而興廉能廬墓而興孝乎此殆不原天下之情故徇一切之議未可信也愚謂不然彼或者紛紛之論所欲尚者才也國家所宜尚者德也且德與才

異而世不察才勝德者止踰於衆人德勝才者遂進為
君子世有進士有門蔭有諸科大抵取其文辭之治世
習之專動以才勝也素德隱行閭有遺者是孝廉之所
從講也若夫豪俊之士則非一科目所可維縶也蓋世
有善為漁者知得魚非一目之網也設衆網則無漏魚
善取士者知得士非一科之力也張衆科則無遺士誠
使衆科備於外孝廉察於内何為不可哉雖然愚有大
慮慮不止此朝廷設科以籠韋布網紀在是愚既議之

矣有大科目可以綱紀百官者其敢不議乎近世中書
之務類百司百司之務類郡縣且宰相之職進退百官
者也今以簿書期務為故閭有奇傑之士禁不得伸問
之何由則曰彼格之當然也且動如格法一吏部郎事
耳進退百官望實俱採道揆者之所為也宋蔡廓為吏
部尚書黄散已下身不得擇不敢就職況職宰相且漢
然者哉主上天日清明臨照在上必能委任大臣大臣
亦宜自信事君以人有不可後何直為是凜凜也非特

此也大將之職陞黜偏裨者也古者一將死則一將生衛霍之門率多列侯子儀之門盡出顯校即其事也近世不然大將嫉偏裨偏裨嫉士卒有功則不奏既奏亦不實私其輿皂私其子弟是以大將一死則四顧茫然無復威譽在人耳目私門之託豈不負哉遇風塵之警則亦望風顧避而已監司之職按察僚吏者也進退既公人自寡過苟私好惡則私喜怒私喜怒則私發摘故近世諸路所繩治者或其無辜所當治者或以倖免此

大將監司自條其科目者也然則士大夫所當切議豈獨孝廉一事哉昔漢世朝廷有大政必下公卿博士議公卿議善則舍博士而從公卿博士議善則舍公卿而從博士彼博士者秩六百石耳乃得預漢大議何也以其議論通古今嶷然動衆心也故元朔之詔曰今執事不興孝不舉廉其與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也然則欲舉孝廉而詢及博士所從來遠矣今愚待罪太學秩次博士聖天子不以不肖俾執事躬而策之是以不諱有司

不隱理道庶幾博士之責塞矣區區非獨求干執事之聽借此而干天聽也注而思之舉而行之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忠質文之治策

聖人為萬世慮後世為一時慮萬世之慮何慮也慮治體也昔者愚出入有虞之書愚悅之退而求舜之心稽舜之道而得舜之政彼其起深山而坐致無為何慮深也意者以道寓政以政厚下天下後世至治之體雖欲

之所以髙視天下而獨冠也哉舜之後降帝而王其岀於政也曉然宜天下顯然而名之也禹之為天下也不矜不伐不侈大於宫室飲食之間此何為也哉忠之體也天下於是名之以忠湯之為天下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敦厚謹重見於政者覸覸其未已也此何為也哉質之義也天下於是名之以質若夫文武周公之為周徹而著詳而盡錯出而不亂宗國五十三吾封之建官三百六十吾用之禮經三百曲禮三千吾制之其意若

曰經緯在我者也一不備則後世其鄙野我乎此文之
義也天下於是名之以文夫以三王之異世世忠質文之
異尚仰觀唐虞則不足俯視後世則有餘故一體明一
代治後世何可不講也奈何戰國之後天下之政體如
狂瀾之一奔未易東也人皆為一時慮何暇慮後世哉
西京之主尚寛易其弊則諛東京之世尚苦節其弊則
訐高帝大度豁達文帝寛大長者至於天下末流之弊
白黑不分公孫子張禹孔光之徒低囬以苟延歲月漢

緩急不可望也俗諛日甚漢日危尚寛易之弊可不悲哉光武登庸卓行明帝察慧自髙遂使末習之過三君八顧之徒鼓動朝野力為鷩世絶俗之行矯異甚矣俗訐日甚東京日衰尚苦節之弊一至此哉然兩漢所尚之過值明主則猶可以振起若夫三國尚詐晉尚浮虛元魏尚夷齊尚兵梁尚空寂陳陋而隋奢無足疏舉者彼其擬兩漢猶且抱愧若稱之三代之時吾知其包羞也哉恭惟國家祖功宗德接千載之統紀固足以配舜

而軼三代創業於開寶繼志於雍熙休息於咸平景德
隆盛於嘉祐治平既以忠厚恵民愛物復以制度澤天
下此盛德世也肆我主上振中興之運體優裕之政躬
禮樂之事亦既薫民耳目矣邇者省賦以息民力農以
厚下鄉飲以勵俗賞罰以别淑慝皆執事所謂典章明
煥風俗醇厚之際也夫風俗醇厚則忠質陶民心典章
明煥則文物格民心即黙具忠質文之意諸儒未可輕
名之也異時致無為之治比德上古何如哉曰宜莫如

舜

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

學者有公患患於好惡先萌其心是心一萌挾私智以求道漸蔽於外而忘其真嗚呼好惡真足以蔽學者哉昔者荀卿好子弓而不好孟子揚雄好孟子而不好荀卿韓愈好荀揚後於王通而不言通則不好也愈之後見於書者則又有不好愈者焉今夫鄉曲之士更千萬人以一能稱一藝名其相待也猶不相忽況如卿如雄

如通如愈天下病無斯人也天下而有斯人宜何如以相好令乃不相悅如是哉甚矣好惡之蔽心也妄指千金為瓦缶則人皆不信彼數子之道皆相合於孔門其可以相輕乎向使數子能寬綽其心如吾夫子曲折為道問萇弘問郯子彼道雖不及已問之不卹也則必能抑六經黜百子以全天地至一之氣是無他也好惡外忘則道真內白矣昔者國家右文之盛蜀學如蘇氏洛學如程氏臨川如王氏皆以所長經緯吾道務鳴其善

鳴者也程師友於康節邵公蘇師友於參政歐陽公王同志於南豐曾公考其淵源皆有所長不可廢也然學者好惡入乎彼則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好惡所以萌其心者蘇學長於經濟洛學長於性理臨川學長於名數誠能通三而貫一明性理以辨名數充為經濟則孔氏之道滿門矣豈不休哉惟聖天子深知其蔽是以破學者好惡之心而盡除其禁使惟是之從惟道之明學者之幸也抑嘗有楚人修第之説聞執事者乎

楚人之子有第二區長則甲所建次則乙所建規模不同而歲久將敝或曰不必憂也君宜合二第可用之材併而為一區若居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也今蘇程王之學未必盡善未必盡非執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宜合三家之長以出一道使歸於大公至正即楚人合二第之義也執事學識淵奥必有折衷於斯矣

孔子生死策

古書之真僞是非其相半乎其說有所不可信而諸儒

有所不敢廢蓋從其不可信而廢之天下之書不勝其廢矣是故君子於此不廢也而況聖人生死之際其道神其經存萬世輕重之繫與昔者愚聞之梁臧孝緒曰孔子以庚子生孝緒似焉後卒以儒自鳴雖不敢擬夫子而生乎夫子之日何其類也況夫子以庚子生其事見於書乎愚有以知夫子之生之異也吾觀孝經傳曰孔子之卒魯麟至焉百獸號焉雖不足以兆夫子之亡而亦其異也而況夫子之死且志於經乎愚有以知夫

子之死之怪也夫子之生如此之異也死如此之怪也非若巫瞽幻誕恍惚其不經也蓋夫子為人且聖於人豈死生不異人乎哉茲承執事以孔子生死之説執三傳之所以失愚請列之執事以折諸理其事雖若不可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春秋之書魯書也而諸儒以為仲尼之書也獲麟之前孔子之生仲尼不書於經仲尼如自書其生仲尼乃自私邪故經之不書孔子生左氏解經耳亦安得而書之獲麟之後左氏所續之經也董

仲舒曰左氏續經以宗聖人為事不書其師之卒則孟子所謂子背子之師也左氏安得不書其卒乎此左氏不可廢也公穀之傳傳乎經也仲尼絶筆則無經無經則二子無解也公穀後經二年獨書其卒不幾於贅乎公穀之不書卒則傳體也此公穀不可廢也故左氏書其卒公穀書其生其得經傳之體乎傳所以尊經尊經必有以貴之書子貴之至也續經所以尚法尚法則必有以嚴之死書名嚴之至也此三傳雖若不可信亦不

其說雖不可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孔子死生之說古書之不偽有所不可信而愚不敢廢者蓋互見其得失雖存之無傷也韓退之自謂識古書之真偽雖不至焉者白黒分矣幸得執事辯其白黒豈不盛與

陳子昂韓退之策

國初深於道者其惟柳子乎開之自名曰吾將開天下之耳目也明先王之道於時也一代之文開於今也故柳之文一傳而為穆修穆修傳於尹洙尹洙傳於先正

歐陽公人知者以古文非柳倡之實肇於歐陽不知歐
陽之本承於柳也斯亦善原文哉夫唐之文亦猶是也
所謂歐陽則韓愈似之所謂柳氏則子昂似之文傳太
原盧藏用藏用傳蘇源明源明則退之之所師友也不
知者以退之倡古文於唐知者以為無陳而無以為之
也故其言非苟也為可傳也其道非妄也為可繼也故
盧藏用曰道喪五百歲而起子昂其此之謂與雖然君
子獨行則無徒也獨唱則無和也其後善繼則退之之

力也故杜牧曰唐三百歲而有退之其此之謂與蓋常
辯之學正則識正識正則文無往而不正也故子昂貽
夷碣為辨議之正徐君之議為箋表之正神鳳之章為
辭章之正其感遇則正於詩者也蓋子昂之文惟正則
取不正不學也然則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
之亦畏之蓋嘗曰唐興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白
皆其善鳴者此之謂也雖兩君之才縱橫顛倒而卒亦
可貶何者以其才可窮也退之窮于識子昂窮於權窮

於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窮於權其弊也處之不智講之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處之不智故不死於國而死於下吏也嗚呼通於大道而識進退存亡者惟三代之英與二子何預焉

知興宗何所本也謹識于此以訂訛云

第八頁後六行　案鄭阿原本訛作鄧阿今据漢書胡廣傳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

宋 員興宗 撰

策

舜九官與孔子門人其道異同策

東方朔何人也似儒非儒大言無當者也武帝嘗謂今時何如而朔之指意以為天下已安已治矣誠得周名為宰相孔子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益為右扶風伯夷為京兆稷為大司農則無愈于今世矣嗚呼陋矣朔

之為言也堯舜之君未嘗借才異世然臯夔稷契未嘗不用孔子高弟盖世未嘗無材而顔閔游夏未嘗或用因其出之時占其道之用不用此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何必借才異世言大而夸哉故愚謂武帝非善問朔非善對令執事舉禹稷之徒所以用由求之所以不用疑于夫子舜禹荅問之間借此可以議聖賢之同道也盖人才嘗起于用伏于不用夫子賢于堯舜則門人必不愧于臯夔堯舜即夫子之得志者門人即臯夔之不

用者然由也求也赤也夫子多抑之益也契也禹也堯舜多信之蓋舜之所以信二三臣者信其政之所可至夫子所抑二三子者抑其道之所未至蓋德政易行故彼有顯政至道難一此未必盡道其是之謂乎昔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則回之得志亦一禹也唐沈雲卿曰齊畏衛不過蒲以子路故也沈謂仲由有格苗民之德然則仲由之得志亦猶益也若夫龍之出納朕命亦赤之可以與賓客言也是則顏淵不媿于禹仲由庶幾

于益公西華亦可以為龍也其比二三子得志以充其
用者豈媿虞廷哉執事其必有以明之矣嗚呼宮之奇
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伯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
不用聽與不聽耳彼二三臣智于虞廷此二三子愚于
孔門亦獨奈何哉故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徒羞稱五
伯惜其仕非堯舜也噫夜光之璧暗投則懼中流失舵
一壺千金嘗試以是思之則得矣

曾子不與十哲陳平不與三傑策

人各有品也雖然聖人無意于品人道德勳名之士亦無意于求人之品者我無意于品人彼無意于求人之品故賢者識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亦勉其不及而自附于大各識道德勳名而已矣雖然聖人如或有言若品其人非故言也其言觸焉而得也觸焉而得其言不詳故可取者或不入其品李德裕之言曰陳蔡之言十哲之事其仲尼一時之言乎學道之深虛一而靜如曾子者或不與也曾子不與十哲其哲不止于十明矣況

傑之選也非智不及也嗚呼豪傑之士始若不可遺而聖人之言或遺之近乎少恩矣雖然聖人觸焉而言也故孟子言二老而不及閎夭書言三后而不及臯陶語言四友而不及閎損至若十亂則雖婦人或與也聖人皆示之無心觸焉而言也聖人豈止稱其才使之自暴抑其才使之自棄哉故正道而論之

考績薦舉策

天下無不弊之法法而無弊不在法也在所以用之也

以能除盜賊用潁川太守以能擊搏豪傑用吏有善治褒賞隨之而贓汙不職誅死者亦比比也故宣帝之治皆摠核名實之力人君不能皆宣帝也則考績之弊無惑也祁奚之舉解狐舉伯華舉祁午也在讎不為偽在友不為黨在子不為比故君子稱祁奚能舉善然則祁奚亦公其心而已矣人臣不能皆祁奚也則薦舉之弊無惑也請以所見言之守令之職民之所以休戚而國之所以治亂也今為縣者未能墾田而曰田墾未能勸

農而曰農勸未能止獄訟而曰獄訟息率一一書之及將去官位于其上者亦以次保之既而上之吏部視之以為考其書中下者葢無幾也自令而上之官大抵皆以為令所為然則吏部所視者果以為實耶徒以為文具而已吾見今日考績之法獘于欺罔而莫之或知也士自入官不以舉不升朝法固然也而舉不以公者多矣非父兄在職則不舉非賂遺越常則不舉甚者舉削一及則終身為舉者之役吏部一按其舉官之數而遷之

而不知其舉之本若是也是今日薦舉之法弊於不公而莫之或知也今欲去考績之弊則莫若嚴舉者之罰而謹書考之格今欲去薦舉之弊則莫若名所舉之事而嚴失舉之罰茲二弊者既去非徒得人而已實太平之原也若漢之議鑄錢盖取太學生議鄭人不毀鄉校亦欲聞執政得失國家學校非徒設也亦有望也先生其進是言

義命策

夫子之罕言何也是使學者行義以達命非欲任命也揚雄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雄豈專命耶亦豈專義耶

柳宗元非國語策

自見其可以言而言五經之言也未可以言而或列之言諸子之言也可言而不言與不可言而言衆人之言也五經之言千一而過乎曰五經烏免哉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詩言過也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易言

士不伺其失而攻之柳宗元獨識之誠得間矣今而觀其事如周王滅密之說曰小醜備物宜獻之王子厚曰雖獻之王王而受之不可謂德鉏麑觸槐之說曰見其假寐不忍殺也子厚曰如其不寐則殺之矣不可謂義虢公禋神之說曰聽國于神不亡何待子厚曰聽而亡不可謂信晉侯得塊之說曰舅犯進塊晉侯以興子厚曰楚人進塊楚何以亡不可謂訓子厚之于國語連揞拄之如此子厚非固誕之也後之讀子厚之辭宜勿易

此矣或曰司馬遷採國語以著書董仲舒採國語以命文劉向撫國語以益說死國語何負于學者學者顧憎之子厚何淺也曰是固子厚之所忽也子厚之論貞符自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未有能貫其說也則國語之病子厚其能默然已乎噫使天不生子厚于貞元之間則唐之士美而言之其罪皆可旣鉗矣

寛財賦策

古者因事而用財因財以濟事其始取財也度其事而

取也故無溢取其終用財也度其財而後用故無過用取之不溢也用之不過也是三代之政也故有觀民意而後得財財得而民心無不得也自秦而至于漢自漢至于魏于隋于唐皆知取財矣而不知所以取也漢獨營田為是既行之而復廢之隋獨義倉為是既用之而復難之唐獨租庸調為是既行之而復易之方其謀取財也汗漫而不堅其謀是故謀財不一故無定取取則無常故無定用宜百官倉廪不實不充而遂至不給

也嗚呼芻秣素具則馬自充馬之所以不充者害馬者未去而已矣財用徧取則財宜給財之所以不給者蠹財者未去而已矣此漢魏隋唐紛紛徒為制度所以不知其弊而坐受其弊也恭惟主上愛養元元惠顧天下民有不便輒弛以便民見於詔令者減月俸于江浙也除布估於廣西也蠲税租於荆揚也裁軍冗於全蜀也而又編戶口之徭役而又減大家之屋直是誠何心哉心乎天下而戒盛世之蠹財而已矣

天興商周以相伊呂策

天無職也代天之職莫如君君無職也人君之職論乎一相一相論而君治舉君治舉而天意得矣昔者三代之盛天之相者莫如商周商周之相莫如伊呂伊呂之歸二君也春秋盖高矣可以無出也然一旦而出既出而用伊舍其耒呂投其鉤何也天意欲興商周則二老所不得辭也故伊尹自度可以興商商可以用我是以相之不疑也太公自度可以興周周可以相我是故輔

之不憚也然則二代之所以相者乃二代之所以興也
或載祀六百或卜世三十豈不在于伊吕之相歟

周公禮樂策

禮樂之本在君臣也禮樂得人則興不興則散非其人
而興之則妄古之人未嘗不興既興而不至于妄何也
以其盡君臣之懿也三代之間孰知之成王周公知之
方天保未定周公扼于水火之中饑者求食渴者求飲
不得者求得周公憂此之不暇而暇憂禮樂哉及其海

内寢治荼毒之民化為王民不得是二物而一新之則
君臣之才何以自見于後世也故天下有禮樂至成王
周公而後講其經禮三百而曲禮三千掌樂數十而官
樂數百五服之侯和音在耳玉帛在庭而駿奔走在廟
凡以禮樂故也使周公舍治世不興而待後世則成王
所以望公者何如而公迺如此也春秋之後列國于周
有兵有刑有地而周獨有尊者以存公之禮樂也然則
周公禮樂淵源遠矣

夷齊策

躬萬世之大烈者不計一世之議已也知可出而出知可去而去凡吾之去就所以訓天下之義也天下嚚嚚而言於此雖言何傷蓋天下之勢固有可留而去則罪在于不留有可去而留則罪在于不去君子于此必取中焉吾果安取哉取于義也昔者伯夷叔齊之來自東也觀諸侯之不足有為也日夜而推之信矣西伯之德之純其可王也而不自王則信其可與處也于是焉而

歸之且始吾知之而來非刼而來也又從而去吾何辭於天下天下其以我為太矯也故既往之而遂安之惜也往日降而武王守之不真也知以周取商而不知商之不可以我取也悻悻然見于辭曰昔文考以是而遺我天下以是而許我我起而赴之斯可以無愧焉彼兩人如起而徇此亦許之以為宜則後世果以斯人為何如人耶

敦學校養士之法革科舉取人之弊策

嗚呼聞郭代公之風可少懲矣

古器圖書策

天之付帝王付以道帝王付後世付以迹迹之傳易傳于天下而帝王之心其法安可傳哉雖然其迹不廢使天下後世因此迹而求此心則帝王之心庶幾在此也且三代之降其言有書其書有載有簡有札有篆有隸有書有刻後書大書凡為迹異所以託迹則不異也當世見之故無不傳秦之篆唐得之後世傳之故無不信

此所以久而又久也昔舜之典隋得之周之鼎漢得之魏之書汲冢得之下至岱山之書郤嶧之字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既好之無不求求之無不得也雖彼秦漢之下所以求者止于迹而已不能觀此迹而求此心也其物雖貴其好雖篤然帝王千載心迹之託乃取為一時耳目之玩是何理也然則古文字書仆碑斷刻後世求之帝王之餘者宜不徒在玩好之間盖因好而求迹則求之淺因迹而求心則求之深後之盡此者其惟

聖乎

皇帝王伯策

聖人之道寧無經而合于經不可執經而亂大義非不知經不知道也道者經之本皇帝之經效而伯則其淺也昔者聖人其帝五帝也其王三王也未有五經之言五經之效著矣斯無經而合于經也秦漢而下則執經而亂大義也其弊皆起于不知經與知之而不深或知而入于異端也漢四百年可謂久矣可稱者文帝也而

黄老亂之可稱者宣帝也而伯道雜之其後若元帝雖通經而況于經漢氏衰矣此執經而亂大義也章帝成帝猶元帝也故漢無可稱帝王之效何有哉唐三百年可謂久矣太宗可稱也而惑辭章元宗可稱也而惑莊老文宗于唐猶元帝于漢也肅宗代宗猶文宗也此執經而亂大義帝王之效何有哉故二代之弊皆起于不知經知之不深而流入于異端也嗚呼五帝三王雖無五經而有經之效愚以此不為無經也兩漢之君雖務

通經而無經之效于經無益也皇帝三王之道何自至
哉若夫晉宋隋魏南北之君一話一言流入詞章兩漢
罪人也慭德多矣傳曰六經之又積案盈箱俱是風雲
文衰如此何暇經乎故宋明梁武宋文周武魏文陳後
帝隋文帝其名知經者亦知章句也潔靜精微之于易
温柔敦厚之于詩疏通知遠之于書經紀治亂于禮于
樂于春秋可知而不知也皇帝王之道求之于此斯妥
也矣嗚呼其父愛盗其子必且行刼彼時君執經而亂

大義其臣為章句之儒何怪乎雖然公卿大夫則有矣
愚傷其不多且傷其不用也漢有賈誼唐有陸贄其言
六經之效非執經而亂大義也故陸贄辯于誼誼之術
則王術也傳曰賈生言堯舜陸贄言仁義非帝王之道
何自出哉此相望孔孟更駕合轍也或曰孔子所盡心
春秋易也孟子所長則詩書也孔子千里問禮于周學
樂于弘孔子于他經豈容易哉如以孔子盡心于一經
則行在孝經者二經又非孝經之行矣如此其安乎若

軻之長則無所不長也而止云詩書彼軻長於譬喻亦盡出于詩書乎此諸儒之説執經而亂大義也故失之誣失之愚失之賊非聖人之經失也解經者之失也愚斷之曰執經而亂大義也不知經者也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詩書遺逸策

汲冢之書何書也曰逸書也補亡之詩何詩也曰續詩也二書何取焉其怪可惡愚何取焉汲冢之言曰伊尹

之去商老矣非老于商也文王受命矣文王稱王也伊陟之相矣以太甲憫之也伊尹之不見用文王遂稱王伊陟見憫于太甲此聖人之言予書之至此無惑也諸儒固使至此也補亡之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美孝德也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美衆感也孝之至則贊天地感動植采蘭而止被幽薄不被萬世取喻小矣此聖人之詩予詩之至此無惑也諸儒固使至此也詩書喜王而諸儒愚誣獨奈何哉故秦漢唐學士解經則無惑矣

篇其在百篇之間乎執事謂揚雄之無酒誥今有之何也愚謂雄非妄人不足怪也泰誓漢有之而失于晉舜典漢有之而失于梁得泰誓于河内得舜典于姚方興彼兩篇失之晉失之梁安知此二篇不失之漢乎今復有舜典有泰誓然則有酒誥何足怪也執事謂丘明載逸詩五篇愚以為丘明載此盖多矣何特五篇也淑慎爾止一也周道二也翹翹車乘三也逸詩三千宜其載之多也彼祈招則女子之事司馬非博識而能吐口乎

得者十三篇而失其七失之大半其章不同可知也虞書為夏周為商夏侯歐陽馬融聚訟久矣康成為近也曰虞夏同科商周並文得不謂之然乎雖然諸儒喜誣而愚喜正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盖其謹也若夫位天地育萬物此詩之用書之用詩書道之府也執事盡唱焉愚顧執事黜其委瑣者斯不膠者卓矣

漢治迹策

朝廷自有體天下自有勢知體知勢治之由也朝廷之

者老成之人也而誼欲廢之惜乎誼見天下之勢而闇
朝廷之體非知治體者也景帝之興朝廷乂安羣臣皆
狃于故習者也晁氏者欲尚威武論兵刑錯在當時得
朝廷之體至熟悉也然七國不至於必叛錯趣之叛既
叛而不能安之高臥京師惜乎錯見朝廷之體不見天
下之勢此非知勢者也然則體勢所在不得其原不知
其流此漢二百年之治辨質之臣雖在晁賈然吾猶有
憾也

易策

諸儒無心於議易然後可以通易蓋易可以形解不可以言遇也其失也則惑之惑之終失之漢魏諸儒坐此也夫何故鄭元惑於文王肅惑於義蜀才惑於怪虞翻惑於數馬融王勃陸長源關子明陳史皆有言言皆有惑也吾不知諸儒不能意遇而今乃且嚚乎三傳作而春秋散諸儒言而易不作乎執事今乃以卦象取類之意不信諸儒而質之經斯豈徒言也吾不得而質聖人

抑請聽之執事所謂有為馬為牛為龍為雉於物有配也於身有類也夫至健莫如乾乾健而動也馬動非健乎至順莫如坤坤順而任重也牛任重非順乎潛動而變於陰震變陰者也而龍善變離者中柔中柔者外文也而雉外文兹四卦於物有配也其四可知也乾為首首人之上乾物之上也坤為腹腹有去坤亦有去也震為足在下也動之象也離為目有明也麗之象也於身有類也其四可知也嗚呼易本無位儀而有位矣有位

而後有滋有數而後有配自然之解也諸儒欲大之而流於旁說過當之論譬之條教始主於寬主於仁而後千機百穽如此之衆何者其罪始於多目也然則諸儒於易慎無容易多誇耶

孔子者深于道者也孔子而有不知乎凡孔子指諸侯
言大夫十世之失可以勝殘可以去殺可以有成百年
三年之期非故知也生而知之也由孔子而視閔子閔
子不亦鑿哉北齊祖孝徵名臣也有所不言言未嘗不
證國人是之神武亦是之即日議三十六事他日比事
無事不合今歲議事無歲不合孝徵之智長于料事預
期如此況孟軻命世者也軻之道豈孝徵之徒歟凡孟
氏言什一之制可以用周公為政可以師文王名世之

可以興王者自何待来年或及于七百有餘歲或遠或
近非誣也君子之言安可誣也由孟氏而論祖氏祖氏
不亦少哉兹承問以聖賢於事非故言之皆逆知之首以
孔孟之徒以次及王通公孫弘皆能言國之長短興衰
愚以為聖人之權是權之于道道無所不知智人料事
料出于智智壓則敗矣孔孟者以道權者也孔子論勝
殘去殺久則百年至有成止三歲而已非久近不倫也
蓋當其時争地以戰殺人盈野此非聖人百年用其力

能正之乎故勝殘者非百年不可若夫正其君臣比其父子歲月可也故三年有成猶周制三年小成之類也孔子之見卓矣孟子論行周公什一不待來年論行文王之政歲更六七亦非久近不倫也孟子周臣也所仕之國周國也仕周之國行周之制非今不可哉若當時諸侯則去文王蓋遠矣如五七歲有不忍人之政亦當時之文王也故曰是文王而已猶傳所謂桓文湯武之類是也孟子之見亦卓矣嗚呼孔孟以道權事故當時

似矣不可與之言智也弘之言曰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夫周公作周數世矣猶有商頑至于數世天保定矣如此其難也五年而定周公所難弘所易弘言可信乎王通曰十年平其盜富之和之三十年禮樂可具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禮樂出于富和是何禮樂之易也必以富乎鐘鼓云乎哉玉帛云乎哉通以為言通言可信乎由是言之則事權于道道無不知也孔孟以之事出于智智屢則敗也二子以之雖然聖人之

言以道權事其始隱隱一日而白豈不如日月然矣乎其弊也諸儒若淫巫瞽史且立徵兆若曰五稔之後陳氏必敗十世之後齊莫與京如是當黜之黜之何由曰非道

行祖宗故事策

人君視細務如視四肢保故事如保元氣四肢廢猶可以活身元氣一壞吾不知其為人吾觀漢唐之策而悲之非悲其事也悲其壞故事方漢之興高帝文帝自有

制度蓋煥如也後世相非其人而變之相晁錯變侯國
相張湯變布幣相元成變廟制所以變者欲為是新奇
也景武知之則聽之孝元知之則用之嗚呼祖宗之法
則不舉非其法則舉之非自廢其本哉是數相者意氣
自用反措高文為無謀蕭曹為無策也噫太甚矣方唐
之興太宗之故事真可法也後世相非其人則更之相
張說變府兵相楊炎變租庸調相王涯變茶榷所以變
者欲冠冕前代也玄宗知之則聽之德文二宗知之則

用之嗚呼祖宗之法唐之諸相變其所可變行其所可
行非識大體也是數人者反謂太宗為未審房杜為備
員也噫亦陋矣由是言之漢制變而漢日衰唐制變而
唐日壞故事何可不守也彼諸人專務變之不自悔罪
豈徒有負于前人抑亦自負不少也雖然誰謂漢唐無
人有人而適不用或用而不盡可為千載惜也條故事
如魏弱翁識故事如蘇瓌明習故事如侯霸言合祖宗
如李絳雖其言藥石畧聽用之惜其不盡也噫此漢唐

止于漢唐而已乎惟國家祖堯宗舜一時大臣皆中外望也以明佐聖利澤萬世甚厚甚惠然歷守一道以為必用故事必法祖宗如良醫之用藥方多取于古人不自用也故榷酤一事也淳化寬之其後屢寬之籍田一事也雍熙行之其後屢行之至其他大者難以徧舉宜乎霄壤而視唐漢也兹承明問以本朝典章故事并諸元老之嘉言當官之建議兹事體大願陳其槩嘗原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體體之不同則事不同商尚質周

尚文周公非不欲質伊尹非不欲文體異也故今日之事有今日之體也祖宗之朝元老大臣聲嗟氣咳猶足以澤天下如魏公議邊蜀公議樂滕公議用人司馬公議役石守道議原本缺蘇明允議機權至种隱君又議道議治議仁議禮義凡作十議皆十世龜鑑也若上數公之言卷之則可以高一時舒之則可以範百世安可不舉行也雖然今日之體又有要而易守切而易用者三事而已所謂罷羨餘斥珠玉審刑罰是也李文靖在真

宗時嘗謂四方言利一切不進持此以報國當時何有言羨餘哉潘美在太宗時請發渭川之都斥採珠之民當時誰暇及珠玉哉王文正在真宗時上與議刑遂增諸路刑官則刑罰之審有三代風矣是三者之急務今日行之宜饑渴之不啻也主上睿聖加惠四海者由祖宗故事也故斥珠玉而不進罷羨餘而不用戒刑罰而不濫則李文靖等之策獲伸矣若夫漢唐之議家法故事已畧陳于前矣嗚呼相距千載太阿一沉可以刻舟

求之哉

資治通鑑策

或謂先正司馬子曰衆人雖尚子書惜乎言雖多而太迂也司馬子曰聖人之言似乎迂高而不能卑也奥而不能邇也是以齟齬而或窮子患不迂耳矣嗚呼司馬不患衆謗而自患其學不畏衆言而畏聖言是以在元豐之際勞形怵心馳騁上下千載間討正諸史當時未免病乎迂也故深研窮詣於是時有是事善可法而惡

可戒然後取之世謂之編年歲以首事以時繫歲以事繫時例見於彼凡立於此此之謂總目也一説之真衆説之偽真偽相駁也前志為有後志蔑焉有無相蓋也今一語伸其中有無遂明真偽可了矣此之謂考異也為編年為總目為考異此通鑑傑然於諸史之中所以資治者歟考異班范而下字舛文誤纖悉破碎雖古史有彈誤者有正俗者有弼謬者然自吾觀之不勝其煩也今考異之書辨同析異其功自名可謂不細哉其煩

不可偏以疏舉吾舉其槩者所謂天道之疏合人事之怪異變故之推移月窮日廣庶乎有益也按漢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髙允謂五星附日十月日在寅無所謂金水二星者考異以允言為正唐元宗十八年正月建酉歷家謂是月建戌無所謂酉者肅宗上元建丑祀圓丘歷家謂是月乃戌無所謂丑者此天道之疏合有以取正也按舊志之言曺奐窮治何晏使晏書獄肅宗面叱李郭李郭仆地錢鏐坐笞諸吏諸吏怨望考異以

今志為正則人事之怪異於此可詳也太平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歷以為四人未見其五也劉守光為六鎮推尊即拜尚父舊志以為晉氏所推未見所以為六鎮也穆宗二年集諸道兵六七八萬白居易以為計七八十萬未見所謂六七八也此先志之不一與變故之推移於是可明也

鄉飲策

禮所以裁節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

其欲未嘗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于鄉而見鄉飲
其未嘗忽于近者乎是故賔主一贊而百拜徜徉容與
不徒謀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賔也在衆而賢則賔
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榮其禮孝悌旌表則尚其事
不徒象也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
面北向尊者在東北面南向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僎有
僎次不徒飲也玄酒在西壺篚在南勺幕在邊不徒言
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

者歌鹿鳴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為是𠫤𠫤也所以裁節民欲致化之由也

鹽法之弊策

天下有二病上知之下知之知之而不去何也勢不可也上取民必有以病民不取民必有以病國欲民之不貧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無財欲財之不竭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必困此二病也未嘗有兼利者也而

況夫鹽之利害利害之巨者也增其額則民納之不繼寡其取則國用之不給此執事之所患也請得而議其說夫執事之所患鹽之法弊非實弊也勢也其貨滯非實滯也勢也貨滯則縣官不便法弊則額户不給貨滯矣愚為之策曰貿而不積宜行唐常平之法乎蓋官開糴而徵其直則商多至商多至又百途以誘之陳陳之鹽無有也執事何患貨滯哉此便國之法也法弊矣愚為之策曰緣額益分宜師唐多亭户之說乎蓋游民集

則亭戶衆亭戶衆而額戶之勢分勢分則輸緡於縣官
益均而輕矣執事何患法獘哉此便民之法也夫一舉
而國與民皆便計司何憚而不行也若夫管仲兒寬劉
士安李巽張平叔裴休韋處厚乃當時一切之議正執
事所謂利於昔而不利於今者也韓退之曰鹽之利病
事貴精詳不可輕策故愚惟建一策陳前執事閒於計
司顧惠蜀民莫此為大

内重外輕策

問漢制九卿出為太守二千石高第入為丞相所以均
內外也然有出守淮陽不受印綬願出入禁闥者又有
出守平原雅意本朝內不自得者其故何耶唐制選京
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又有政迹者除京官亦所以
均內外也然入為王官則當時有登仙之歎或出而外
補則家人有降晚之恨抑又何耶恭惟國家聖聖相承
深監茲弊選用人才靡間中外淳化詔旨紹興聖政宏
規具在垂法萬世肆我聖上纘承丕緒臨御以來凡久次

中都者使之更迭補外以治民考功厥有治效著聞者則以次汲名旋加甄擢德至渥也然而重內輕外之弊猶自若其説安在豈士徇習俗廉退之節未厲而貪進之風日競邪抑朝列有定著州縣有常員除授或輕徼倖者衆外濫則內冗耶不然何方來者無以處之而重去者猶揔揔也且監司守令其選亦重矣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國初朝臣分治劇邑行之于今其于人情所安否乎或謂不歴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歴縣令

不得任臺官給舍雖時移事異其說可行乎夫天下之勢如持衡然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倘欲輕重適平無偏倚之患疏源導流要必有術諸君講之熟矣願茂明之以觀通世務之學

對言後世内重之弊者當言輕内之弊不當言重内也夫使上之人誠重内選而不輕畀天下之士大夫也則士皆策功自見于外以求超躐登用于内矣如是則不惟内重也而外且得人焉則外重隨之矣惟夫用人于

内者其名若重而實輕焉是以卒至于内外之俱輕方一男子而皆有覬倖王官之心焉是猶謂之内重得乎愚嘗汎觀天下大埶而竊慨嘆于士大夫之獘矣請因明問之逮而深言之雖然亦將先要諸古人公天下之道而後及于後世之私者焉其源流有自来矣夫自典謨而降言治之近者莫如周成周之盛時至治之極于斯時也周名毛原在朝端藹藹吉士在百官其相與圖謀于上以經理一代之治者亦既悉矣其于外之官吏

雖無事乎一切之區處若未害治也而猶必取天下之
賢者以與天下共之蓋其公天下為心不獨私王朝以
自隘也故周公立政一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
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以為有常之事其選無異于
三宅馬夫遐陬僻嶠卑官薄職委天下之賢而浼居之
無乃有所不安于心者耶而當時上下莫以為異蓋文
武周公惟知擇天下之賢以供吾事不見其為內外之
間士大夫委職為臣亦惟知盡吾職守而羨慕決擇無

所措于其間也況有如文武為君非棄賢之主周公為相非蔽賢之相其心事暴白于天下諸侯無相周公猶出居之以主東諸侯況其餘乎此成周之世所以君臣上下相急乎直道之間也馴至後世無復古人公天下之意矣朝廷甚尊郡縣甚卑然猶可誨者曰所以重王朝之勢也萃之內地列置之天子之左右皆天下之選也吾以為雖非天下之公而猶未至盡出于私至末流之弊內重已甚而士大夫皆有慕內之心上之人又不

自愛其權而輕擇焉于是人人皆將苟得于其德業之所不逮內重之源于是為後世深弊而秪以為內之輕矣徇耳目之見者不深考其故而又欲任意矯枉于其間而尊外之權首抑則尾揚左支則右仆心有親疎則內外之弊如相倚伏于無窮此漢唐君臣所以徒自紛紛而卒無補于天下國家也吁成周之制其不可復乎夫後世之有天下吾非敢盡責以成周公天下之法也蓋使後世而真能重內抑外亦有可言者京師郡縣之

根本也根本治則枝葉將非所甚慮矣彼其建為公卿
大夫列為百司庶府豈顧不重哉然所以有是者初非
為士大夫計皆所以為天下計而其權盖出于上也自
夫上之人不重其權輕用之也則任官之本意已失始
以朝廷之爵祿徇天下之士大夫倖門一開則德薄才
卑者皆有恩出位之心而睥睨于其間謀國者不反求
諸其上而徒歸過其下一則曰是士大夫風俗之不立
也二則曰是士大夫心術之不美也是豈知拔本塞源

竟老死焉者相去何啻倍蓰也夫樂貧賤而輕富貴是
惟聖者能之也如之何而責士大夫之輻湊乎此而冀
其俛首帖耳乎彼也哉今世之官德薄而位高者可以
無愧何也德又有薄于我者也亡功而厚禄者可以無
慊何也功又有寡于我者也三公之位人臣之極也而
人皆曰我能為之萬鍾之禄至貴之奉也而人皆曰我
能享之吾不知其果何習而見于四維方張之時耶夫
昔者帝王之世所謂爵禄品秩非以應士大夫之求而

選賢登俊皆上之人所好自爲謀耳自一命以上莫不知盡其職而自以爲終其身故上之建官分職坦乎無所徇于下也下之克己厲行確乎無所徇于上也後世僥倖之門未免一二可乘得之者或不足以厭服人心則繼至者已動心于其後矣接迹相尋來者源源而方無以處之上之人又從而遞遷迭易區處焉以求當其欲是豈所以振肅紀綱而尊嚴朝廷也乎朝廷不尊羣吏無乃懷苟且士大夫而有貪冒無恥之心乎員有常

限來者無常數也其已至者路壅于上而不得進欲進者肩摩于下而日未已也若是則盡朝廷之官若之何而勝處故愚以為誠能廣至公之道抑私絕之求毋使求者得之不求者不與任實而不求名循名而必責實如前輩所謂官爵非房闥中物以抑天下好進之吏則內果重矣必察守臣之有治效而非名實不相應者使之為郎必縣令之居官可紀而非以覔舉至者使之居臺察六院之寄必天下之有道術行藝者畀之清要之

地則凡為國以吏而分職于外者皆知盡心以求得於
內而思所以自見于世矣若是則不惟內重也而外且
重焉均內外之策孰大于此者不然徒見士大夫之奔
趨內地也而欲反其道以重外焉則唐中葉以來其獘
可鑒矣上方以禮義廉耻嬰士大夫之心而講宣洪化
之地且與植立此公道維持此公道而愚猶喋喋如此
亦深惡士大夫風俗有未滿人意者耳明問以公直策
愚愚不敢不以公直對幸執事以復于上

科目策

問漢初之士尚權謀喜功名而遠道德然時有磊磊可喜之節中世始興學校其後經術章明矣而世俗頹靡日益不振唐用科目為主詞章中閒無慮三變乃始大成攷其世故每變輙下文之盛衰與時不相關何哉惟成周之士但論于鄉或選于學人才藹然何其盛也本朝取士近酌唐制學校之法遠稽成周而損益之二百餘年得人之效昭昭不可誣也近者廷臣建議以士業

辯賓興官使本末源委盖深遠矣至其植之風聲以興起一世之士獨存乎法度之間歟夫欲得人兼漢唐之美而駸駸乎成周之盛且無變更之煩無末流之弊亦有自乎願諸君熟詳之

對論取士者不正其本于士之心術而舉其末于上之科目未為至論也夫士之心術其變甚微其所繫甚大邪正亂于下則取舍惑于上天下國家治亂盛衰之勢實關焉古之人推其寛大樂易之美意以開天下忠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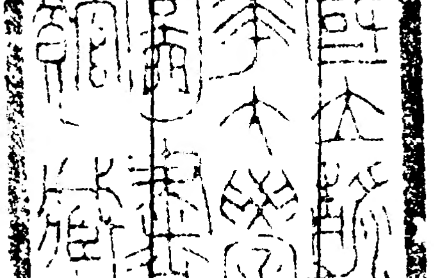
誠愨之良心與之相求于風化之所及而相信于形迹之表科目則末之聞焉耕釣漁鹽之夫誰其舉之而加諸上位南畝耕耘之士誰其試之而烝于曾孫來止之頃豈非三代風俗敦厚忠信誠愨之心不離于天下故其意向交孚莫或猜貳人才之盛隨取隨足而遅疑之念不置于其間後世人主習聞三代賓興掄選之詳而失其本意之所在于是自漢至唐科目繁興而士益以不如古曾不知科目法也意存于法之外則天下之士

不惟自信其所學上之人亦有以信其下一以相繩士始不信其心而上之人又日疑其抉敓以求合吾之法矣嗚呼秦皇漢武以法繩其民民猶望望然去其君以基禍于天下今其人曰士而獨以法取之則邪正之雜糅賢不肖之混殽使上之人公受其欺而私病其乏才者亦患之所必至也至是而後知科目之設固以壊學者之心術而取士之弊者當參夫心術之正不正而竊慮夫變法易政者祇以益其疾耳雖然後世之學者其

心術甚易正也亦甚難正也何謂易蓋昔者異端邪說迭出于天下以聖賢之言行汲汲皇皇詔告學者而莫之辨自董仲舒韓愈王通諸君子相望于數年之間而淫辭怪行不得並行于天下諸百家不得怡顏於六經之側非聖人之書曾不得近學者之耳目而闗學者之念慮于此時而欲正人心術誠為易耳奈何利祿之餌垂于場屋標目之揭多于有司高者以其道可侔伊呂卑者以文辭儁雅名之天下之士爭先投牒聒然皆有

不自安之意廉耻之風掃地無有然則士之心術自唐
以来誠不易正也肆我國家取士之制大有古意設科
之名悉倣唐舊每歲貢舉畧為三年詞賦經義之外不
為多端以責士子此其微旨固已見於科目之病夫人
也惟夫三綱五常之道本原於人主之家法忠信誠慤
之習表儀于朝廷之公卿大夫文之以禮樂養之以學
校凡所以動盪人心而正其趨者無一闕焉厚其心術
以養于平日時出科舉而收用之三代遺意蓋在是矣

乃者邇臣有請欲別為兩科歲舉士子而隸之學其所舉之人則屬之卿大夫士與其耆老之可信者是蓋深病夫士之藝實漸廢而求所以革士之弊也愚嘗以今天下之士風察之竊以為今之取士不在科目之未嚴而在乎心術之未正焉耳今天下士風何若哉賢者有所避而求晦其所得不肖者為無忌而虛偽亂真其修之身行之家者未必非佛老寂滅之說而筆之于紙者無一辭焉其發于心害于政者未必非管商掊克之事

而形于牋記者無一畫焉上下習熟肆為欺詐而莫之
怪凡此者皆其規規然求合于科目之舊習也心術之
論愚安敢自廢其說于人才未用之日哉大抵人之情
常怵迫于法制之微文而潛轉于廉恥之公議今天下
之士學于師友而希進于學校貢舉者彬彬然三歲大
比持聲病剽竊之文偶中程度則求官選部如責償然
雖文彩華如張昌齡者不之一問也學校養士飲食起居
之際苟能循循默默以消白日者皆得以行藝著名於

乾隆御覽之寶